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何 忠 礼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避讳 避讳学 史料 鉴别史料 整理古籍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1-0082-07

在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中,有种种忌讳,其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忌讳,就是对尊者、长者、贤者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人们将这种忌讳称作避讳。今人虽然已很少讲究避讳,但它在史书中仍旧到处可见。如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有一弟名拓跋思敬,在北宋欧阳修所修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中,为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名,改“拓跋思敬”为“拓跋思恭”,于是兄弟两人竟成同名。再如西晋末年有一个人《华阳国志》卷八称他为任叡,《晋书·罗尚传》却作任锐,而《晋书·李特传》又作任明。事实上,任叡乃是本名,“锐”、“明”两字皆避晋元帝司马睿之名而改。由此可见,由于避讳,往往造成史实的错淆,给史学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避讳的规律,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如通过对史书里讳字的考察,可以断定此书的大致成书年代和是否伪撰;从史书中某字该避而不避,不该避而避,可以发现记载的错误和衍、夺、补撰等情况。由此可见,避讳学对于鉴别史料和整理古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避讳,唐宋以来多有人论及,近人陈垣先生著《史讳举例》一书,对史书中的避讳作了全面的总结。本文则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避讳的产生和发展及常用的几种避讳方法作一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避讳的产生

人们从上古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禹、启、太康、仲康、契、汤、太甲、盘庚、武丁等夏、商两代国王之名,如《尚书》就有《大禹谟》、《汤誓》、《太甲》、《盘庚》等篇。另据近人王国维等人考释《史记·殷本纪》所载成汤至帝辛的 30 个王的名字,在殷虚甲骨文中,绝大部分都有记载却不作避讳 11 pp. 409

[收稿日期] 2001-06-30

[作者简介] 何忠礼(1938-)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史、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研究。

-450) 又《诗经·大雅·公刘》是当时周人赞美公刘由邠迁豳的诗篇,因公刘生活于夏末商初,故诗中竟有6处直呼公刘之名而不讳其名。由此可知,夏、商以前尚无避讳,东汉学者班固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太古之时所不讳者,何尚质也”〔2〕pp.850-856)。南宋末年学者周密也说:“盖殷以前,尚质不讳名”〔3〕pp.55)。

到了西周,避讳开始出现。据《左传》桓公六年条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又《礼记·檀弓下》云:“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从这两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讳名在西周已经出现,但那是一种事神、事鬼的行为,一个人活着时,他的名不必避讳,要到死后,才“卒哭而讳”。卒,为终止的意思,古代孝子从父母始死到殓,哭不绝声,殓后居庐中,念及父母即哭,都称“无时之哭”。百日祭后,改“无时之哭”为朝夕一哭,名为卒哭,又称“有时之哭”。卒哭后,就意味着奉事活人的礼结束,奉事鬼神的礼开始。《礼记·曲礼上》还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说明周人已将避死者之名与国家的禁令、民间的风俗相提并论,并为一般士民所遵循。

先秦避讳,除“生者不相避名”(郑玄语)和“卒哭而讳”两条以外,还有下面的一些规定:

一是“讳名不讳姓”(《孟子·尽心下》)。这是因为姓是大家共同所有的,可谓避不胜避,所以就不必讳,而名是个人所独有的,比较容易避,故必须讳。

二是“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礼记·曲礼上》)。所谓嫌名,是指与所讳名同音或近音的字,如禹与雨、丘与区之类,遇到这种字,就不必避。汉族人的名有单名和双名之别,如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父子两人都是单名,周幽王名宫涅,周平王名宜臼,父子两人都是双名。按照先秦的避讳规定,不仅嫌名不必避,就是双名中只有一字相同,也不必避。如孔子的母亲名徵在,所以他在对弟子说话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

三是“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礼记·曲礼上》)。“逮事父母”,是指年幼时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包括从父母口中知道早年已经去世的王父母(即祖父母)之名,这样就要为王父母避讳,如果幼年丧父母,因为“不闻往教”,也就是没有从父母口中听到王父母之名,所以就不必避他们的名。

四是“君所无私讳”(《礼记·曲礼上》)。私讳是指士大夫及其父祖的名讳,也称家讳。对他们的避讳只能行于家庭内部,不能在君主面前和官方文书中出现。推而广之,也不能要求他人包括属僚讳避。至于别人由于对某人或对某人父祖的尊重,避他的私讳,这只能看成是一种自愿的行为。

五是“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礼记·曲礼上》)。即作诗写书不必避讳,写成文字不必避讳。但也有人解释为写在《诗经》和《尚书》中的文字不必避讳。《诗经·周颂·噫嘻》有“克昌厥后”、“骏发而私”等诗句,就不避周文王父子之名。又,周厉王名胡,在相传其孙幽王所作的《诗经·小雅·正月》中,多处出现“胡”字。孔子为鲁国人,鲁庄公名同,但在他所作的《春秋》中,几次写有“同盟”两字。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在《春秋》中也有“臧孙纥”之名。在读这些书的时候,也不作避讳。

六是“庙中不讳”(《礼记·曲礼上》)。庙是先秦人安放历代祖宗神主(牌位)的地方。周天子的庙称太庙,卿大夫和士的庙称家庙。当其子孙入庙对祖宗神主进行祭祀时,要以卑避尊;“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意思是说:在一次庙祭中,不能有两个死者同时享受讳名的待遇。如果是祭祀高祖,那么,曾祖以下的名就不避;如果祭祀曾祖,父、祖之名就不避。这里的“庙中不讳”就是为了突出对被祭祀者的尊重,以示“尊无二也”〔4〕p.552)。

七是“已祧不讳”。“祧”,即为远祖之庙,引伸为迁出的神主。据《礼记·王制》载,天子有七庙:一为太祖之庙,另为三昭、三穆之庙。太祖之庙居中,供奉太祖神主,以下六代之庙依次为昭穆,父昭在左或北,子穆在右或南。太祖之神主永远供奉于太庙,被称为不祧之主。其他六庙,到新一代神主入庙时,便将其六世祖的神主迁入远祖之庙(即祧庙),以继续保持三昭三穆的格局。此时,宰夫(礼官)一面摇动带木柄的铃,一面说:“舍故而讳新”。意思是说,新死天子之名开始避讳,已迁往

祧庙的神主之名不必再避讳,这就是“已祧不讳”的意思。

八是“妇讳不出门”;^[4]大功、小功不讳(《礼记·曲礼上》)。妇女因其名不传于外,所以对她们的避讳只行于家庭内部而不行于家庭之外,这就是所谓“妇讳不出门”。古人丧服和守丧时间依据血缘关系的近和远,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五个重轻不同的等级。大功相当于堂兄弟辈的服属,小功相当于伯叔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辈的服属。对于这些辈份的亲属及更疏远者之名皆不必避讳。

从上述各种规定来看,西周至先秦的避讳尚不是很严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讳名是指避死者之名,活着的人,即使是天子,他们的名都不必讳避。

二、秦汉以降避讳的逐渐严格化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起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为了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威严,颁布了一系列命令,如更改名号,由王改称为皇帝;皇帝自称朕;皇帝的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取消皇帝的谥号,按世系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面以二世、三世、四世……相称。与此同时,还不准臣下说出或写出秦始皇之名,这样便使避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过去只避死者之名,到后来也须避生者之名。所以,在《史记》的年表中,凡是“正月”,都被写成为“端月”,秦人还称“端正法度”为“端直法度”。皆为避政字之讳。

秦汉以降,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从皇帝、贵族、官员到一般士大夫,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孔孟的等级名分和推行所谓的“孝道”,对避讳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严格,两宋时候,更是发展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名偏讳。二名偏讳是避讳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又因西汉末年王莽奏请实行单名而加快了速度。西汉时候的人,既有单名,也有双名,如卫青是单名,霍去病是双名;司马迁是单名,司马相如是双名。皇帝也有单名和双名,如汉高祖刘邦是单名,汉昭帝刘弗陵是双名。不过,此时单名已大大多于双名,对他们来说,当然不存在偏讳与否的问题。王莽擅权后,“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5](p.3819),于是单名成俗者约二三百人,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难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人物列传中得到佐证。东晋以后,双名虽渐渐多了起来,但偏讳已成为一种习俗,很难改变。

第二,避嫌名。这种情况,在秦汉已有萌芽,到唐宋以后就更加普遍。如《史通》的作者刘知幾(661-721),字子玄,与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是同时代人,后来他为避玄宗嫌名,就以字行,改名刘子玄。宋代更是大大地增加了嫌名,从南宋《绍熙重修文书令》中可以看出,自宋太祖赵匡胤到宋光宗赵惇为止共12个帝王的嫌名,以宋真宗赵恒的嫌名为最少,只有4个,而宋高宗赵构的嫌名为最多,竟有55个。更有甚者,不仅要避嫌名,有时还要避属相,如元仁宗属鸡,故延祐年间(1314-1320)大都城内禁止百姓倒提鸡,“犯者有罪”^[6](pp.1040-1364)。

第三,追改古书。古书是前人写的,它不可能避今人之讳。后人在传抄和翻刻时,往往一一加以追改,以符合今讳,这样便扰乱了史实。如《新唐书》卷一〇六《杜正伦传附从子求仁传》言求仁与徐敬业举兵反对武则天,“为兴复府左长史”。这里的“兴复府”,核之《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附孙敬业传》所载,实为“匡复府”之误,原因是欧阳修等人为了避宋祖赵匡胤的偏讳而有意改字的结果。再如宋英宗名曙,他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即位后,改签署枢密院事为签书枢密院事。于是史官在修国史时,只要涉及到此官名,无论发生在何时,都一律改“曙”为“书”,如《宋史》本传记石熙载于太平兴国四年(979)除“签书枢密院事”,其史料来源就是追改后的《宋三朝国史》。

第四,私讳盛行。两汉以降,士大夫盛行私讳,这方面的例子,在《齐东野语》卷四《避讳》条中,多得不胜枚举。如西汉淮南王刘安,“避父讳长”,故《淮南》书,凡言长悉曰修。诗人杜甫父名闲,

“故杜诗无闲字”。北宋刘温叟“父名乐,终身不听丝竹”。另一北宋人徐绩“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遇桥则令人负之而过”。有些人甚至要僚属避他的家讳,如后唐天成年间(926—929),卢文纪为工部尚书,郎中于邺多次想参见他,皆因其名与文纪父名“嗣业”同音而遭到拒绝,“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而死”。有人还为避家讳而辞官,如《后汉书》作者范曄“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辞”。北宋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在这种氛围下,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五月下诏规定:“凡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并听回避”(7)(p.4670)。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还要强迫别人避自己的名,如北宋徐申,自讳其名,知常州日,有一县宰报告说:“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申听后勃然大怒,斥责道:“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县宰不服,大声说:“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说得徐申无言以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载宋朝官员田登避名事,更可发一噱,其云:“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此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成语的由来。

第五,避讳改姓。历史上,避讳改姓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决非个别。据郑樵《通志·氏族略》载,席氏原姓籍,秦末为避楚霸王项籍之名而改席;盛氏原姓籍,为避西汉元帝刘庄之名而改盛;严氏原姓庄,为避东汉明帝刘庄之名而改严;帅氏原姓师,为避晋景帝司马师之名而改帅。又如,后晋高祖姓石名敬瑭,乃拆敬氏为文氏,苟字两姓,至后汉而复姓敬。入宋,为避赵匡胤祖父赵敬之名,“复改姓文或姓苟”(8)(p.96)。靖康之乱以后,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商丘称帝,消息传到四川,那里的勾姓大族倒了霉,他们为了不使自己及其子弟在今后入仕、科举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纷纷仓促改姓,有的仍其字而改其音为句(读ju),有的加金作钩,有的加乡作勾,有的加草字头作苟,有的增字为句龙(9)(p.23)……原来是同姓,经此一改都成了异姓。

第六,在科举考试中实行避讳。与先秦的“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相反,汉唐以来,写成的文字也必须实行避讳。科举考试中要避讳的文字最多,有庙讳(已故帝王之名)、国讳(当今帝后、外戚之名)、孔丘和孟轲等“圣人”之讳、宰相之讳、主考官之讳、家讳等等,合起来不能入文的往往有数百字之多。举人在试卷中稍一疏忽,或考官对试卷小涉疑似,轻则被降甲第,重的就遭到黜落,这便给举人答题带来极大的不便。南宋人洪迈有言:“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10)(p.543)此外,举人家讳有触及科举内容者,也不能应试。如中唐著名诗人李贺,因其父名晋肃,犯了进士之“进”的嫌名,终身不能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在科举考试中,如遇试题有家讳,举人就要递上纸状,说自己“即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11)(pp.26—27),从而被迫退出考场。

第七,避讳的法律化。唐代以后,对于哪些字必须避,犯了讳作如何处罚,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因此,朝廷常常不定期地发布《文书令》或《礼部韵略》,公告须要避讳的文字,以便吏民遵行。自唐至清的各朝法律中,都有对犯讳者的惩罚条款,如《宋刑统》卷一〇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又如清朝法律规定:“凡犯讳者,举人罚停会试三科,进士罚停殿试三科,生员罚停乡试三科。虽经缺笔,仍各罚停一科”(12)(p.18)。

两宋是避讳最严而繁的时期,当时人对此也啧有烦言,如南宋学者周密曾说:“善乎胡康侯之论曰:‘后世不明《春秋》之义,有以讳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而《春秋》之法不行矣。’”(13)(p.64)另一学者吕祖谦也说:“今世之士,不务行孔子、周公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14)(p.1351)相对而言,元代是封建社会中避讳最为宽松的时期,明代次之。清初,避讳尚宽,但到康熙以后再次加严,并往往成为制造文字狱的一个借口。迨至道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日趋没落,避讳开始走向宽松。进入民国以

后,终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常用的几种避讳方法

如何进行避讳,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可谓煞费苦心,但在每个朝代和不同时期里,不仅避讳宽严有别,就是方法也不尽相同,现将历史上常用的几种避讳方法归纳于下:

第一,改字。改字是最常用的避讳方法。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击荆。”战国时期无荆国之名,对此,唐代学者张守节作《正义》解释道:“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按始皇父)名子楚,讳之,故言荆。”《汉书》中,凡“邦”皆改为“国”,乃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汉光武帝名秀,东汉时将秀才科改名为茂才科。唐时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改观世音菩萨为观自在菩萨,或改作观音菩萨。陆游《老学庵续笔记》云:“唐初,魏郑公等撰《隋书》,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谓之‘诚’。谓死事之臣为《诚节传》,书中凡忠臣皆曰‘诚臣’。书作于唐,犹为隋避讳。”清康熙帝名玄烨,于是改“玄”为“元”,如追改唐贞观名相房玄龄为房元龄,追改“玄黄”为“元黄”之类。乾隆帝名弘曆,将“曆”改为“歷”。当然,改字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改一通,其原则是既不可同音,且尽可能要同义,如“荆”和“楚”、“国”和“邦”、“茂”和“修”、“纪”和“历”之类,两者的意思都基本相同。另外,在少数场合也有以字形相似之字代之者,如《北史·王思政传》改思政子秉为“康”,《北史·薛安都传》改沮渠秉为“沮渠康”。并以“康”字代“秉”,即取诸于字形相似。

第二,空字。用空字方法作避讳,又有多种形式:一种是将所避的字写成空围,作□,以代替所避之字。另一种是干脆省缺须避之字,如唐初大臣裴世矩,新、旧《唐书》本传并作“裴矩”,唐初名将李世勣,新、旧《唐书》本传并作“李勣”,皆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省缺“世”字。又一种是以“某”字代替所避之字,如汉文帝之长子名启(汉景帝)《史记·文帝纪》谓:“有司固请曰……子某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此处的“某”,即代替“启”字,与空字相当。又一种是以“讳”字代替所避之字,如《宋书·文帝纪》有“(立)第三皇子讳为武陵王”的记载。这里的“讳”字,即代替宋武帝刘骏之骏,亦形同空字。又《陈书》为初唐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姚察曾做过陈朝的吏部尚书,他在书中凡涉及到陈高祖陈霸先的名字时,皆代以“讳”字。如《陈书·高祖纪下》云:“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不过,在后来所刊印的《二十四史》中,凡以空围、“某”、“讳”等字代者,大多已回改成本字。

第三,缺笔。以缺笔进行避讳,历代皆有,但使用并不普遍。在唐代,常将李世民之“世”字,缺笔作“𠂇”,在宋代,凡遇胤字,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名,除少数改“裔”字外,多数作缺笔。如《资治通鉴》卷一七六云:“(陈后主)太子映,性聪敏,好文学。”《旧唐书·令狐德棻传附顾映传》云:“顾映者,苏州吴人也。”其中的“映”字都是为追改“胤”字而造成的缺笔。《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一《晨起对雨》诗中,有“守道无物欲,安时且盘相”一句,核之宋本,“盘相”为“盘𠂇”之误,原来宋本避钦宗赵桓之名,将“桓”缺笔作“𠂇”,后世翻刻,不解其意,遂误作“相”字。又,在清代,凡遇孔丘的丘字,大都缺笔作𠂇。

第四,以字、号和住地代名。封建社会的文人,除姓名以外,还有字和号等称呼,如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陆游字务观,号放翁,等等。在当时和后人的言谈及文字中,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一般都避免直呼其名,而改称他们的字和号。不称字、号而以住地代名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叶适,中年定居永嘉城(今浙江温州)南郊水心村,于是人称其为叶水心。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其为王阳明;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定居衡阳(今属湖南)石船山,人称其为王船山,等等。

第五,以官职(阶)封号、谥号代名。以官职(阶)代名作避讳方式,多用于避家讳的场合,除在

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外,也经常出现在行状和墓志中。如死者生前曾官至尚书、侍郎、御史等官职之人,常称其为“尚书公”、“侍郎公”、“御史公”等,如死者生前的官阶为承务郎、迪功郎、将仕郎等之人,常称其为“承务”、“迪功”、“将仕”之类。唐宪宗朝名相裴度,封晋国公,后人多称他为“裴晋公”[15] (p. 102)。北宋司马光、王安石两人,分别被封为温国公和荆国公,后人多称他们为“司马温公”和“王荆公”,这是以封号代名的例子。以谥号代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如范仲淹谥文正,后人常称他为“范文正公”,朱熹谥文,后人常称他为“朱文公”,明于谦谥肃愍,其文集取名《于肃愍公集》,等等。

第六,改称。凡遇事、物之名犯庙讳或国讳时,则改其名而称之。如西汉吕后名雉,《史记·封禅书》中将“雉”改称为“野鸡”。东晋郑太后名阿春,“凡名春悉改之”,于是改“寿春”为“寿阳”,“宜春”为“宜阳”,“富春”为“富阳”[16] (p. 962)。《本草》有“薯蓣”,为避唐代宗李豫之名,改为“薯药”。吴越国钱王名俶,改石榴为金樱,杨行密割据江东,“呼蜜为蜂糖”[17] (p. 152)。宋仁宗名祯,当时开封城内的“蒸饼”改称为“炊饼”,乾隆帝名弘曆,于是,清代将南宋熊克所撰之《中兴小历》追改为《中兴小纪》,将历法志改为“时宪志”,等等。

第七,其他。一种是为避当今皇帝之名,以“与今上御名同”代替,如王禹偁《小畜集》卷三〇《鞠君墓碣铭》有“公讳与今上御名同”之语,即为一例。另一种是分别写出所避文字之偏旁,如宋神宗名顒,有写成“从王从页”以代替“顒”字者,宋徽宗名佶,有写成“从人从吉”以代替“佶”字者,明熹宗名由校,有写成“从木加交”以代替“校”字者。再如南朝时,有刘姓三兄弟,其父名昭,他们“一生不为昭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耳”[18] (p. 45),皆为其类。如果诵读诗书遇讳,则多作变声相避,如元代士人遇孔丘名时,“皆读作区,至如诗以丘为韵者,皆读作休”[19] (p. 104)。此外,尚有覆黄、改变字体、写成古字等等避讳方法,不能遍举。

综上所述,史书中所出现的避讳,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由于每个时期避讳的宽严不一,方法有异,既有后人追改,又有后人回改,既有追改不尽,也有回改不尽,既有相沿成俗,也有瞬改即废。加之史书编撰者不仅避庙讳和国讳,有时也避私讳等各种原因,这便给史书记载带来了极大混乱。以宽严不一为例,如唐太宗在世时,坚持“二名不偏讳”,凡“世”、“民”二字不连在一起时,就不必避讳。可是到唐高宗即位后,就下令须避“世”、“民”二字,于是改“民部”为“户部”,“治民”为“治人”,大臣中有以“世”为名者并省[20] (p. 684) [8] (p. 95)。又以追改不尽为例,如宋时为避太宗赵光义的旧讳,追改在太祖朝时已出任宰相的沈义伦之名,于是《宋史》本传将他改为“沈伦”,但由于追改不尽,在《宋史·五行志》中仍称他为“沈义伦”,稍一疏忽,便会误作两人。再以回改不尽为例,如在今本《晋书·地理志》中,上面所提到的“寿阳”、“宜阳”,皆被后人回改作“寿春”、“宜春”,而“富阳”却不作回改。由此可见,人们在引用史料时,一定要将可能出现的避讳因素考虑在内,以不致造成失误。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掌握了避讳学的知识,就可以运用它来鉴别史料的真伪和史书的成书年代,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和鉴别方法,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撰述。

[参 考 文 献]

- [1] 王国维. 观堂集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卷九[Z].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959.
- [2] 班固. 白虎通义. 卷下[M]. 台湾: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文渊阁本, 1983.
- [3] 周密. 齐东野语·避讳. 卷四[Z].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
- [4] 杜佑. 通典·礼六十四. 卷一〇四[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1984.
- [5] 班固. 汉书·匈奴传. 卷九四下[M]. 上海: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2.
- [6] 杨瑀. 山居新话. 卷三[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 1991.
- [7]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九三[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5.
- [8] 王楙. 野客丛书·古人避讳. 卷九[Z].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7.

- [9] 王明清. 挥麈前录·卷三[Z]. 上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961 .
- [10] 洪迈. 容斋三笔·帝王讳名·卷一[Z].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 1973 .
- [11] 钱易. 南部新书·丙卷[Z]. 上海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958 .
- [12] 黄本骥. 避讳录·本朝敬避字样·卷一[M]. 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 1846 .
- [13] 周密. 齐东野语·避讳·卷四[Z]. 北京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983 .
- [14] 吕祖谦. 古文关键·辨讳·卷上[Z]. 台湾 :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文渊阁本 , 1983 .
- [15] 李肇. 唐国史补·晋公祭王义·卷中[Z]. 北京 : 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本 , 1956 .
- [16] 杜佑. 通典·州郡十一·寿春条注·卷一八一[M]. 北京 : 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 1984 .
- [17] 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九[Z]. 北京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996 .
- [18] 颜子推. 颜氏家训·风操第六·卷二[M].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注释本 , 1995 .
- [19] 孔齐. 至正直记·丘字圣讳·卷三[Z].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 1987 .
- [20] 施宿 等. 嘉泰会稽志·寺院·卷八[Z]. 北京 : 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 1990 .

[责任编辑 徐 枫]

A Brief Discussion of “ Bi Hui ”-“ Avoiding a Taboo ”

HE Zhong-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ere were various forms of taboos (“ ji hui ”) in ancient China , among which “ Bi Hui ” (avoiding a taboo on the given names of emperors or one ' s elders) was the most popular and serious one . “ Bi Hui ”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 under which its rules were flexible . For example , it was not forbidden to mention either of the two-character given name of emperors or one ' s elders . It was also allowed to call a homonymous name . In addition , “ Bi Hui ” was unnecessary in poems unless it was about the deceased .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 however , the rules of “ Bi Hui ” had gradually become less and less flexible . “ Bi Hui ” began to apply even to those still alive and those with two-character Chinese names ; it was required both verbally and in written form . Moreover , people even couldn ' t have the same given names as their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 There were at least seven ways to achieve “ Bi Hui ” , such as “ changing a character ” ; leaving a character blank ” , and “ missing one strok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 . It is true that “ Bi Hui ” has caused confusion to the recording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inconvenience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but one will be able to apply its principle to apprai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ose books and materials if one has a good grasp of it . In this regard , studying “ Bi Hui ” is of some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

Key words : Bi Hui-avoiding a taboo ; studies of Chinese taboos ; historical materials ; discer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